

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大選

劉韜元

對中國來說，羅姆尼、奧巴馬誰上台都同樣是中國的對手，中國都無所謂。冷靜而言，中國對於奧巴馬已有較多的了解，而至於羅姆尼則相對陌生，需要時間去了解。但羅姆尼上台也並非比奧巴馬更可怕。再說，共和黨崇尚自由貿易，其背後的支柱是跨國公司大財團，基於大財團的利益，也為了美國的利益，羅姆尼相對於背棄工會更愛搞投資貿易保護主義的民主黨奧巴馬來說，應會減少美國同中國的投資貿易摩擦和爭端。中國早已做好奧巴馬羅姆尼誰上台都無所謂的準備，誰也離不開誰的中美關係，依然會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平衡、在平衡中求生存。

美國大選經歷了半年多，耗時間、耗金錢、耗國力，將於明日一見分曉。奧巴馬和羅姆尼在這場勞民傷財的選戰中，誰都未曾拿出治療美國病態經濟的良方。儘管二人使盡渾身解數，激烈嘶殺，謊話連篇，空頭支票滿天飛，美國選民仍然看不到希望，熱情已被消耗殆盡，連四歲的小女孩都被選戰的電視廣告煩躁轟炸，炸得哭訴抗議奧巴馬羅姆尼了。美國選民因兩黨政治惡鬥，分裂成了兩派，因此，對原本伯仲之間的奧巴馬、羅姆尼無法分出優劣，多次民調顯示，兩人的支持率幾乎都不相上下。當然，最終的結果還是會戲劇性產生，奧巴馬或將以極其微弱的多數勝出。不過，羅姆尼也有當選的希望。不到最終揭曉，實難預料誰會獲勝。

今屆總統大選競爭極為激烈

國際社會對美國大選一直十分關注，現在目光都聚焦在6日投票的最終結果上，但不同的地區、國家看

待美國大選及其結果的眼光是不一樣的。歐洲是以擔憂的目光注視美國的大選。鑒於當前世界處於經濟困境和歐洲身陷債務危機的漩渦中，顯然不願看到張狂的羅姆尼當選。因為羅姆尼宣稱俄國是地緣政治頭號敵人，中國是貨幣操縱國，要對之打壓制裁，而且還要支持以色列對伊朗動武。這對世界和歐洲來說，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都是不可小視的。因此，歐洲是希望奧巴馬連任的，以致有部長級官員不顧外交禮節，公開表態支持奧巴馬。

被宣稱為美國地緣政治頭號敵人的俄羅斯，當然對羅姆尼很討厭，也很不以為然，而對推動美俄關係重啟的奧巴馬還抱有點希望。俄羅斯人大多數都願意奧巴馬當選。

伊斯蘭世界、阿拉伯國家，儘管對奧巴馬當初作出的改善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一系列承諾並未兌現大失所望，但相對於羅姆尼主張強硬支持以色列對抗巴勒斯坦、同伊朗武鬥來說，似乎對奧巴馬還存有希望。

其實，對中國來說，羅姆尼、奧巴馬誰上台都同樣是中國的對手，中國都無所謂。冷靜而言，中國對於奧巴馬已有較多的了解，而至於羅姆尼則相對陌生，需要時間去了解。但羅姆尼上台也並非比奧巴馬更可怕。從過往的事實來看，2006年羅姆尼任馬薩諸塞州州長時，曾率團訪問中國，並「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表示欽佩」。羅姆尼若是上台治理美國，也如同治理馬薩諸塞州，美國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國，他勢必會像做州長時那樣同中國交往和做生意。再說，共和黨崇尚自由貿易，其背後的支柱是跨國公司大財團，基於大財團的利益，也為了美國的利益，羅姆尼相對於背棄工會更愛搞投資貿易保護主義的民主黨奧巴馬來說，應會減少美國同中國的投資貿易摩擦和爭端。顯然，中美兩國在經貿金融相互依存度空前高的情況下，中國同羅姆尼打交道比同奧巴馬打交道可能更便些。僅此而言，中國早已做好奧巴馬羅姆尼誰上台都無所謂的準備，誰也離不開誰的中美關係，依然會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平衡、在平衡中求生存。

對於中國來說，奧巴馬與羅姆尼誰上台都是代表美國利益的，他們在競選中所表白的對華政策主張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他究竟誰勝出，中國都是聽其言觀其行，靜觀其變，從容應對。在長達半年的選戰中，奧巴馬、羅姆尼都表現出一個比一個狠地拿中國當槍靶子，都企圖以攻擊中國、拿中國說事來取悅選民，撈取選票。奧巴馬和羅姆尼都將美國經濟艱困、失業率企鵝罪歸於中國。把同中國的經貿問題內化為國內政治問題，把國內政治問題外化為同中國的經貿問題。這在美國大選史上可謂是創紀錄的。

羅姆尼開口閉口就宣稱他上台入主白宮第一天就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中國對此一笑置之。羅姆尼犯下了政治幼稚和法律幼稚的毛病，他即便下決心要真的把諾言兌現，但上台第一天，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當然這嚇唬不了中國，但卻能欺騙選民。其實，這是在開政治玩笑愚弄美國人。

中國對奧羅誰上台都無所謂

奧巴馬似乎也被羅姆尼欺騙愚弄了，他不僅同羅姆尼競賽對中國放狠話，而且對中國下狠手，大搞投資貿易保護主義，直接出面干預並取消三一重工在美的風電項目。同羅姆尼競選的幾個月內，接連對中國搞了數次雙反訴訟和制裁。而且奧巴馬還大大加強了日美軍事同盟關係，唆使、支持日本、越南、菲律賓挑釁中國，挑撥離間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大搞多國軍事演習，孤立、威懾、遏制中國。



其實，對中國來說，羅姆尼、奧巴馬誰上台都同樣是中國的對手，中國都無所謂。冷靜而言，中國對於奧巴馬已有較多的了解，而至於羅姆尼則相對陌生，需要時間去了解。但羅姆尼上台也並非比奧巴馬更可怕。從過往的事實來看，2006年羅姆尼任馬薩諸塞州州長時，曾率團訪問中國，並「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表示欽佩」。羅姆尼若是上台治理美國，也如同治理馬薩諸塞州，美國經濟復甦離不開中國，他勢必會像做州長時那樣同中國交往和做生意。再說，共和黨崇尚自由貿易，其背後的支柱是跨國公司大財團，基於大財團的利益，也為了美國的利益，羅姆尼相對於背棄工會更愛搞投資貿易保護主義的民主黨奧巴馬來說，應會減少美國同中國的投資貿易摩擦和爭端。顯然，中美兩國在經貿金融相互依存度空前高的情況下，中國同羅姆尼打交道比同奧巴馬打交道可能更便些。僅此而言，中國早已做好奧巴馬羅姆尼誰上台都無所謂的準備，誰也離不開誰的中美關係，依然會在鬥爭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平衡、在平衡中求生存。

香港管治何以困難 劉兆佳言猶未盡

孟樓

作為一個具有學術研究情結的人，劉兆佳一走出政府總部就情不能已地將過去在職場上內心頗為糾結的縷縷情思，傾洩於其新著《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之中。憑藉較為扎實的理論思維訓練和長期置身於政治中心的歷練，劉先生的這本書要比時下媒體上那些政論文章寫得深刻、實在。本文先就其書中關於香港管治何以困難的論述發點感想。

特區「新政權」尚未建立

劉氏行文彷彿講究對仗，講特區政府執政困難，歸納為六個方面；講特區政府執政困難的原因，也歸納為六個方面。劉氏所歸納的特區政府管治六大困難如下：

第一，面對回歸後的香港的四大社會轉變，港人一時難以適應。這四大轉變是：從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經濟結構的急速轉型；社會結構尤其是階級結構的嬗變；個人政治身份認同的變化。

第二，特區政府受到立法會、政黨、法院和媒體的極大掣肘。在劉氏看來，香港的反對派不是所謂「忠誠的反對派」，而是一群極難對付、力圖徹底改變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並得到部分西方勢力撐腰的堅定分子，他們在政制架構內外發起攻擊。

第三，被視為「親北京」的特區政府的公眾支持基礎薄弱，在回歸後的頭五年，當特區政府遇到嚴峻挑戰時，中央往往只作壁上觀，鮮有與新政權並肩作戰，從而激揚了反對派的氣焰。

第四，特區政府缺乏一套能夠凝聚民眾支持的政治主張，未能佔領道德高地，與反對派的反共民主主張抗衡。

第五，特區政府缺乏管治經驗。第六，特區政府從來沒有一套經過深思熟慮而擬定的管治戰略，很多時候是處於見步走、被動挨打狀態。

劉氏把這六個困難進一步歸納為一句話，即：特區還沒有成功建立一個以愛國愛港者為核心、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享有較高的政治權威、擁有相當程度群眾基礎、完整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貫徹行政主導原則、能夠充分運用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管治的新政權。

劉氏不愧是學者出身，他有「打破沙鍋紋（問）到底」的執著。因此，他接着更深入地問道：為甚麼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這樣不如人意？為甚麼特區政府這樣缺乏群眾基礎？劉氏自問自答六個方面：

一是廣大港人對港英舊政權依依不捨，對香港未來有擔憂疑慮；二是英國人拒絕合作，硬要主導特區新政權的建設過程，堅持要讓他們屬意和扶植的勢力和人物為新政權的主體。尤有甚者，英國人盡其所能不讓愛國人士在政治上有所發揮的機會，不斷散播對他們不利的謠言，對部分愛國人士甚至予以打擊；三是在漫長的殖民管治中，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港人在濃厚的反共氛圍下被大部分港人視為另類分子，長期受到歧視、排斥。愛國力量長期積弱不振，難以招攬和培植廣大港人可以信任的政治人才。回歸後，特區政府加入了一些愛國人士，造成港人更

加不接受新政權；

四是無論特區政府由何人組成，一些港人也會傾向認定特區政府是一個親北京的、將中央利益放在首位的特區政府，因此始終懷疑它而不予支持；

五是儘管英國人沒有能讓他們屬意的人塞進特區政府，但他們卻成功地釋放和壯大了香港的反共和反對派力量，並讓這些力量進入了政治架構和社會的不同角落之中；

六是大財團在回歸後擁有比殖民管治時期大得多的政治力量，而且問政的慾望高漲。中央政府對大財團的倚重讓他們可以在幕後左右政治大局。大財團可以巧妙運用他們手上的經濟資源和對若干媒體的控制發揮掣肘特區政府的功用。

我對劉氏的這些論述，沒有甚麼異議，只想補充一點意見。

對特區管治困難的表現，我補充以下兩點：

（一）「一國兩制」史無前例，各方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中央先是「不作為」，後來想作為，前後態度變化，讓人頓生疑竇；特區政府和社會對「一國」和「兩制」如何相處，渾然不知。（二）香港多元中的共識——《基本法》，內容「千瘡百孔」，造成有法難依。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如何達致普選？行政如何主導？

對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原因，我補充以下五點：

（一）特區政府管治能力不如人意，是因「改朝不換代」的政權取得方式決定的。所謂「改朝不換代」，是指回歸之後，英國人走了，確實是「改朝」了；但特區政府的500個高官，大都留下來了，繼續在政府總部進進出出，中央未派進去一個人，從社會走進去的也寥寥無幾。特區政府那些高官在港英時代是「小丫鬚拿鑰匙，當家不作主」，只執行來自倫敦的指示，自己不決策。用曾蔭權的話來說，早晨到辦公室沒有傳真機傳來的倫敦的指令，這一天就不知道該做甚麼。這種「改朝不換代」的政權更替方式，好處是社會平穩過渡，沒有槍林彈雨，代價卻是政府高官決策、應變、服務的能力差。從中國古代歷史可以看出，凡是馬上得天下、長於婦人之手的繼承者則相形見绌；經過農民起義洗禮的皇帝大都知道民生之艱難，而未經此洗禮的昏皇帝之流才會傻傻地問詢「飢民怎不吃肉」。

缺「群眾基礎」有六原因

（二）愛國人士方面的政治人才稀缺，是因為鐵杆老愛國不像內地那些跟着共產黨打江山的「泥腿子」，得到政權後「翻身當家作了主人」，迅速在政權的崗位上鍛煉成長。香港的鐵杆老愛國回歸後總體上是「翻身不作主」，總體沒有佔據政權裡的大小位置，沒有機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參與管治。

（三）多數港人愛國不愛黨。社會大眾中許多人士是在內地受到正常或不正常的政治運動衝擊後來到香港的，對內地的恐懼、仇恨時常隱隱作痛，還有大量「六四」心結不去的中青年群體看內地不舒服。

（四）內地的民主法治人權等雖有進步，但還是「初級階段」的水平，難以消除港人疑慮，獲取港人信任。

（五）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管治的最大失誤是教育，反共教育充斥了大量的學校課堂；媒體秉持「報憂不報喜，愈壞愈有新聞」理念，多數媒體80%以上對內地的報道皆為負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急不得，慢不得。過急是找死；過慢，是等死。
(轉載自2012年11月5日《成報》)

穩當積極的解放軍高層人事安排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止戈為武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兩位在軍內外有廣泛影響的正大軍區級高官或陸空軍上將出任軍委副主席，既是正常的高層人事接替之舉，也有罕見的突破常規用人之處，聯想到此前的高級將領調整，顯見經過較長時間的培養歷練，解放軍一批具有現代軍事思維的新生代將領已脫穎而出，站到了領導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高端，折射着軍隊未來的改革方向；一批出身平民家庭的將領在決策層換屆時被委以重任，顯然回應了社會大眾和基層部隊對人事安排的重大關切，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軍委主席的領導集體成功主導軍委人事的組織證明。

日前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上將，原空軍司令員許其亮上將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立即引起了全軍部隊的積極反應和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普遍認為，兩位副主席德高望重，閱歷完整，久經考驗，出任新職既順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需求，又符合廣大官兵期待；隨着軍委副主席和四總部主帥、空軍、第二炮兵軍事主官調整名單的公佈，新的軍委領導班子組成人員已悄然成型。

突破常規的高層安排

一是「越級提升」開新篇。熟悉改革開放後解放軍高層人事安排的人士不難發現，新任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已成為解放軍歷史上第一位由大軍區司令員越過軍委委員直升為軍委副主席的將領。現年已滿65歲的范長龍，遼寧丹東人，2004年由總參謀長助理升任濟南軍區司令員，任現職

長達8年，是現任解放軍七大軍區中資歷最老的一位司令員。在其任內，濟南軍區作為胡錦濤親自敲定的解放軍大聯勤體制改革的試點單位，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軍區承擔的中俄「和平使命-2005」、「確山-2007」、「鐵拳-2009」、「前鋒-2011」等大型軍事演習也都卓有成效。觀察家指出，軍委副主席是平時現役將領所能達到的最高職務。從1949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大多是開國元帥，而後擔任軍委副主席的，也往往先經歷軍委委員階段的歷練，如近幾屆的張萬年、遲浩田、郭伯雄、曹剛川、徐才厚等。現在，范長龍由大軍區司令員，跳過中央軍委委員，而直升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排序在前，這一晉陞軌跡為軍內罕有，顯示了中央領導集體對他的信任和期待。

更重視三軍協同作戰

二是「戰略軍種」受重用。作為解放軍歷史上最年輕的空軍上將，許其亮在十八大再獲重任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許其亮曾是全軍的模範飛行員，其從軍生涯曾屢創紀錄且屢有起伏。1983年33歲時成為空軍最年輕的師長，1984年8月被破格提升為空軍第四軍副軍長，此後在指揮所參謀長、代理副軍長、軍參謀長等崗位上高職低配或平職變動。1994年10月，44歲的許其亮升任空軍參謀長和空軍黨委常委，成為當時全軍最年輕的副大軍區戰幹部。1999年2月，在空軍領導班子的調整中，許其亮被平調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瀋空司令員。2004年6月，擔任副大軍區職務近10年的許其亮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開啟了第二輪任職的「黃金階段」。2007年9月，許其亮回到空軍任司令員，並在一個月後召開的十七大當選為軍委委員。觀察家認為，履新後的許其亮也成為第一位晉陞軍委副主席的「50後」，既表明中央高層對三軍協同作戰的重視，是空軍在中國軍隊未來發展中地位和作用提升的標誌，也說明軍委領導班子年輕化的進步，有利於軍委班子的穩定和軍隊的長遠建設。

余若薇勢當主席 公民黨激進難改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在未來一、兩個月，反對派兩大政黨民主黨及公民黨都將迎來領導層換屆。這次換屆正值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之後，也是在本港即將步向雙普選之前的準備期，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中更可窺見反對派如何因應選舉結果而調整路線，在未來幾次大戰中擬定策略。以目前的情況看，民主黨黃碧雲接任主席機會較大，而她近日的表現，尤其是針對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的反擊，也反映她將是一名強勢主席。此外，公民黨亦將在12月1日舉行新一屆領導層換屆。

余若薇回朝兩大原因

由於原黨主席陳家洛在陳淑莊力捧下選出立法會，將不能再擔任主席，而目前擔任黨魁的梁家傑，也極大機會再坐一屆。即是說公民黨最大的變動將是黨主席之位誰屬。公民黨領導層目前正全力勸進前黨魁余若薇轉換跑道擔當主席，梁家傑指出，黨內確實有聲音，希望告別議會的「政治明星」余若薇，能繼續在黨內發揮影響力，遂提議由她升任主席一職，自己及湯家驊亦已在不同場合開腔力挺，但她一直不肯回應云云。當然，余若薇拒不回應並非是沒有興趣，否則一句回絕就可以了，她並未回覆主要原因是要看黨內的反應。始終，在過去公民黨的換屆選舉中，黨主席一職從來都會有不同派別人士競逐，儘管余若薇可勝，但也不宜貿然過早表態。

事實上，梁家傑等人不斷高呼黨內要年輕化，新人要接班，但現在卻要重召余若薇這名老將回朝，無疑是自相矛盾，但他也有自身的盤算：一是目前新人未能壓場。眾所周知，公民黨這次立法選舉，出現了「三娘教子」的局面，三名男議員都是由女將抬轎抬出來的。法律界的郭榮鏗如果沒有吳靄儀逐個電話逐個電話的拉票，以他的資歷及名望怎可能在論資排輩的法

律界當選？郭家麒缺乏全港性知名度，沒有余若薇的力保過票，在新界西怎可能勝過李永達？更不要說在港島區陳家洛是陳淑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得讓讓。三個大男人卻是靠一班女將推上台，試問如何服眾？就是在黨內這些人也不無爭議，陳家洛當新界西支部主席時幾乎將可以得罪的樁腳都得罪了。現在這班人上位，不少黨員根本不服，甚至陽奉陰違，所以唯有再請一班女將出來救駕，不只余若薇，陳淑莊也有很大機會當副主席，吳靄儀也會繼續當執委，原因為何，新人不能服眾所致也。

將激進路線進行到底

二是要繼續黨內的激進路線。公民黨轉趨激進，是從梁家傑、陳家洛接任黨主席及黨魁之後開始的，加上余若薇、吳靄儀等在幕後推動，令公民黨突然與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突然對於所有大型基建採取司法阻擊策略，甚至不惜為數十萬計外備爭取居港權，這條激進的不歸路正是由此而來。然而，隨着余、吳等人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告老歸田，新人又未成氣候，她們擔心激進路線可能會受到打擊，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後，黨內已經有聲音質疑公民黨是否肯棄了溫和務實的中產支持者。而今屆領導層改選，黨內溫和力量也可能再派人爭逐主席。在這樣情況下，余若薇唯有再次出來「壓場」，通過自身的人氣及聲望將異議聲音壓下，並將一班舊人重新召回領導層，目的正是將激進路線進行到底之故也。

可以預期，當余若薇決定參選後，也是選舉結束之時，其他人根本難以與她角逐，她當主席意味公民黨在激進路線將會一直走下去，甚至是愈走愈激，這對於本港政局都不是一件好事。